

文姬

郭沫若



蔡文姬

(五幕历史喜剧)

郭沫若

中国戏剧出版社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蔡文姬

*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王府大街64号)

北京市音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96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统一书名:10069·401 字数72,000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3 5/8 换页5

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5,000册

定价 (7) 0.45 元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
《蔡文姬》剧照

胡 浩 摄

第一幕





第二幕



第三幕





第四幕



第五幕





作者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們介紹《蔡文姬》的資料和向該劇的導演、
演員們談《蔡文姬》的創作問題。



人 物

蔡文姬——名琰，左中郎将蔡邕之女，没入南匈奴十二年，为左贤王妃。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由曹操遣使贖回。初归汉时估計年三十一岁。

胡兒——蔡文姬之子，初出場時估計年八岁，后归汉時年十六岁。回汉是出于作者的安排。史籍中未著其名，剧中以伊屠知牙师名之。伊屠知牙师乃王昭君之子，曾为左贤王。左贤王在匈奴中位置仅次于單于，單于死即由左賢王繼承。以伊屠知牙师名胡兒，足以显示蔡文姬对王昭君之思慕。

胡女——年半岁，尙在强褓中，文姬呼之为昭姬；后亦归汉，时年九岁。

赵四娘——文姬之姨母。此人出于假托。文姬之母相傳为趙五娘，此作为赵五娘之姐，与文姬同时没于匈奴，相依为命。文姬归汉，其子女即由她留胡照料。有此足以促成文姬回汉的决心。此人作为死于匈奴中，在胡兒、胡女归汉时已去世。

左賢王——假定年四十岁左右。剧中把他作为匈奴的民族主义者，故以汉初最杰出的匈奴單于冒頓之名名之。冒頓單于曾打敗汉高祖刘邦，并侮謾呂后。此左賢王名以冒頓，以表示其強項。

南匈奴單于呼厨泉——假定年五十岁左右。此人以建安二十一年朝汉，被曹操留置于鄴，遣右賢王去卑回匈奴，分其众为五部，各立其貴人为帥，选汉人为司馬以監督之。故在曹操手中，南匈奴等于归化。北匈奴早已西迁，其旧地为鮮卑族所占据。

右賢王去卑——假定年三十岁以往。此人乃亲汉派，为曹操所信任。匈奴統治者地位以單于、左賢王、左谷蠡王、右賢王、右谷蠡王等为次，故右賢王位在第四。

董祀——曾为屯田都尉，与文姬同为陈留人，文姬归汉后重嫁于他。为处理方便，剧中以此人为曹操派赴匈奴的正使，后升任長安典农中郎将。初使匈奴时假定年三十一岁，与文姬同年，但月份較少，并假定他曾师事蔡邕，是蔡文姬的表弟，其母为赵三娘。

周近——假定年四十岁左右。史有此人。曹丕有《蔡伯喈女賦》已失傳，其序的殘文云：“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鮑之好，乃命使者周近持金璧于匈奴贖其女还，以嫁屯田都尉董祀”云云。为方便計，以此人作为派遣匈奴的付使，并任屯田司馬，为董祀下屬；但在意識上頗与董祀对立，几至陷害董祀。

曹操——贖回蔡文姬时年五十四岁，其年为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。当年七月始为丞相，但剧中为方便計已称之为丞相。建安二十一年六十二岁，晋封魏王。

卞氏——小曹操四岁，为曹丕、曹彰、曹植之生母。本出娼家，史称其节儉勤謹，寬厚待人，菜食粟饭，不用魚肉。曹操甚爱之，称其“怒不变容，喜不失节”。

曹丕——建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，其时官职不明。建安十

六年为五官中郎将，付丞相。剧中为方便起见，初出場即称为五官中郎将。

侍琴、侍書——曹丞相的家婢，被派遣隨董祀入南匈奴，以便归途服侍蔡文姬。

胡兵、胡婢、胡乐队、胡舞队等各若干人。

曹丞相府侍者、銅雀台歌伎等各若干人。

年　　代

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至二十一年（公元208—216年）。

地　　点

第一、二幕在南匈奴；

第三幕在長安郊外；

第四、五幕在鄴下。

第一幕

左賢王的穹廬，仲春的早晨。

穹廬設在舞台一側，門外張彩棚，下敷地毯，設各種必
要用具。四周有障屏豎立，間隔成一區域。當隅處每有缺
口，與外通。背景可適當布置胡中景物。時聞馬嘶聲。蔡文
姬，胡裝，其裝束如維吾爾族。独自一人在彩棚下徘徊，形
容憔悴。一時又高興，一時又有愁思不決之狀。忽然又站立
着，凝視着遠方，似在醞釀詩意。事實上她已三天三夜不睡
覺。在失眠中她的《胡笳十八拍》已經做到第十二拍了。

侍女四人，一人抱胡女，一人抱琴，其他二人捧盤。

后台合唱（音樂伴奏）（《胡笳詩》中的“兮”字古本讀呵音，
故一律改為呵字）

“東風應律呵暖氣多，
知是漢家天子呵布陽和。
羌胡蹈舞呵共謳歌，
兩國交歡呵罷兵戈。
忽逢漢使呵稱近詔，
遺千金呵贖妾身。
喜得生還呵逢聖君，
嗟別二子呵會無因。”

十有二拍呵哀乐均，
去住两情呵难具陈。”

文 姬 怎么办呢？到底是回去，还是不回去？

胡兒伊屠知牙師，佩弓，腰悬箭囊，自穹廬对側跑出。

胡 兒 媽！（向文姬跑去。）

文 姬 （慢步）呵，伊屠知牙師，你一早到什么地方來来？

胡 兒 我去打兔子來，我聽見好些人在說，媽，你要回漢朝去了，是真的嗎？

文姬迟疑，嘆氣，掩泪……

胡 兒 （拥抱其母）媽，你在哭嗎？你为什么要哭呢？回汉朝去不是好事嗎？你不是經常在說，要帶我們回去嗎？我是很高兴的啦！

文 姬 （索性哭出声来了）伊屠知牙師！我的兒！（撫抱胡兒，泣不成声。有一会，才哽咽着說）娘这几天一直沒有告訴你。汉朝的曹丞相派遣了專使來，要把娘接回去，送来了很多的黃金玉器、錦緞綾羅。單于呼厨泉大人已經答應了。我已經考慮了三天，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，娘就要作最后的决定啦。

胡 兒 媽，你還沒有决定嗎？你决定了吧，帶我們一道回去，把爹爹，把四姨婆也一道帶回去！

文 姬 娘是很想回去的。我告訴過你“狐死首丘”的故事，一個人到死都是懷念自己的乡土的。你外公、外婆的坟墓在長安，娘只是十二年前，在來

奴的途中去扫过一次。娘也很想回去扫墓。特別是你外公有不少的著作，經過战乱遗失了，回去我想总也可以收集得一些。娘十二年以来都这样想，可是总得不到回去的机会。現在机会来了，娘当然是喜出望外囉。

胡兒·那么，你为什么不赶快做出决定，把我們一道带回去呢？我多么想去看看万里長城，看看黄河，看看長江，看看东岳泰山呵！

文姬（悲抑）兒呀，你不知道。娘为这事已經三天三夜沒有睡觉了。

胡兒 哦，难怪你这两天瘦了，我看你飯也不想吃。
媽，你是生了病嗎？媽？

文姬（摇头）我呵，我比生病还要难过。（徐緩地）能够回去，我是很高兴的。十二年来，我認為无望的希望竟公然达到了。但是，兒呵，你不知道为娘的苦痛。娘要回去，……（欲言又止，終于决絕地說出）却又不得不丢掉你們！

胡兒（惊愕）怎么？媽，你說什么？

文姬（悲痛）娘要回去，就不能不留你們在这兒，留下你和你的妹妹。

胡兒 那怎么行呢？媽，难道你不要我們了吗？

文姬 不，不是！是你父亲不放你們走，他甚至于不想讓我走。

胡兒 那怎么行呢？我要和爹爹鬧。

文 姬 我已經和你爹爹談了三天了。我說，兒女讓我帶回去，沒有母親的兒女很可伶的。他說，不行，你是漢人，我可以讓步，讓你走；兒女是匈奴人，我不能讓步，你不能帶走。我說，一個人分一個吧，把你或者你的妹子帶回去，他也不肯。兒呵，你想，把你們丟下，讓娘一個人回去，這不是割下了娘的心頭肉嗎？

胡 兒 （憤憤然，又含着眼淚地）爹爹這樣不講道理嗎？匈奴人和漢人不是一家人？

文 姬 兒呵，你還小。你爹爹是愛你們的。他不放你們走，你也不能怪他。

胡 兒 哼！我是媽媽的兒，那我要跟着媽媽！我要跟着媽媽！……

趙四娘由穹廬中走出。

胡 兒 （回頭向趙四娘糾纏）四姨婆，你知道嗎？媽媽要回漢朝去了，爹爹不讓我們一道去！

趙四娘 你也知道了嗎？你媽和我這幾天正為這件事傷心啦。

胡 兒 四姨婆是不是也要回去呢？

趙四娘 我嗎，我是想回去的。伊屠知牙師呀，你長大了就會知道。一個人誰也要思念自己的故土。……但是，我已經想了三天，昨天晚上我同你媽媽講明白了，我要留下來。我留下來照顧你們兄妹倆，讓你們的媽媽好安心地回去。

胡兒放声大哭，叫嚷着要跟媽媽一道回去。文姬、趙四娘也眼泪涔涔。

文 姬 四姨娘，我，我，我不想回去了。我們一同都留在這兒。

趙四娘 (苦笑) 那，那，那你就太溺愛了！文姬！你應該安心回去，你的兒女，有我在这兒撫養，我包管把他們撫養成人，并且要教他們學好。有我在这兒，你安心，就和你自己在这兒是一樣。

胡 兒 我要跟着媽回去，四姨婆你也一同回去！(囁嚅。)

趙四娘 沒辦法的，你爹爹左賢王執意不肯讓你們走。他甚至于還這樣說，如果要把你們帶走，連你媽媽他也要讓她活不下去！

胡 兒 什么，他要殺媽媽？

趙四娘 他是那樣說的。他說，你媽媽是漢人，一定要走，他沒有办法；你們是匈奴人，斷然不能帶走。如果要把你們帶走，那他就要把你們統統殺掉！

胡 兒 (憤恨) 哼！我要去和他鬧！(作勢欲下。)

文 姬 (一手挽着他) 伊屠知牙師，你不能那樣。你怎能和你爹爹鬧呢？他不肯放你們走，也是由於愛你們。……他雖然那樣說，但他對我們還是好心好意的。

胡 兒 那嗎，他为什么不讓我們回去呢？

文 姬 你爹也上年紀了。他說過，如果讓你們也走，